

白 璧 德 与 人 文 主 義

徐震堦，吳宓，胡先驕合譯

新 月 書 局

# 白璧德与人文主義

徐震堉  
吳宓  
胡先驕  
合譯

## 序

梁實秋

民國十三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我選了一門白璧德教授的功課「十六世紀以後的文學批評」，這是我認識白璧德教授之始。我未到美國之前，吳宓先生已經由美國回來了，他主編的「學衡」雜誌已刊載了好幾篇翻譯白璧德教授的文章，就是現在收在這個集子裏的。我當時讀了這幾篇文章沒有十分注意，因為我那時候還不能完全看得懂。直到我聽了白璧德的一年演講之後，我的思想變了，我懂了白璧德教授的思想，我知道「學衡」裏那幾篇翻譯的文章是不可埋沒的。

十七年夏，我到北京，吳宓先生來看我。我們閒談國內文學界的情形，我告訴他上海似乎很有一些人不知道白璧德的，更有一些人知道白璧德而沒有讀過他的書的，還更有一些人沒有讀過他的書而竟攻擊他的。我自己從來沒有翻譯

過白璧德的書，亦沒有介紹過他的學說，更沒有以白璧德的學說爲權威而欲壓服別人的舉動；我祇是在印行我的『浪漫的與古典的』那個小冊子的時候，在序裏注出了白璧德的名字。但是我竟爲白璧德招怨了。有人是崇拜盧梭的，（究竟是崇拜盧梭的德行，還是崇拜他的思想，我們是不得而知的，）于是便攻擊白璧德；有人是偶然看過辛克萊的『拜金藝術』的，于是便根據了辛克萊在一百三十八頁上的一句輕薄話而攻擊白璧德；有人因爲白璧德是『歐美流的正人君子』，于是便攻擊他。據我所看見的攻擊白璧德的人，都是沒有讀過他的書的人。我以爲這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吳宓先生聽了我的話之後，當然不免憤慨，因爲他近年來是曾努力介紹白璧德的學說的。當時我就慫恿他把『學衡』上的幾篇關於白璧德的文章收集起來，由我負責在上海印一個單行本。十八年春，他把稿子寄來了，經我畧爲刪動整理，在書店裏又壓置了不少的時候，到現在纔得與讀者相見。

我現在把這幾篇文章貢獻給讀者，我祇希望讀者能虛心的把這本書讀完，然後再對這本書下一個嚴正的批評。這本書并不能代表白璧德的思想的全部，但是主要的論據在這裏是都完備了。我並不把白璧德當做聖人，並不把他的話當做天經地義，我也並不想藉白璧德爲招牌來增加自己的批評的權威。在思想上，我是不承認什麼權威的，祇有我自己的一「理性」是我肯服從的權威。白璧德的學說我以爲是穩健嚴正，在如今這個混亂浪漫的時代是格外的有他的價值，而在目前的中國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現在這本書放在讀者面前了，這是白璧德的本來面目，請國人公正的批評罷。假如讀者因了這本書而引起了研究白璧德的興趣，請看下列幾種原著，都是美國波士頓 Houghton Mifflin 公司出版的：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序

"The New Taskion."

"The fu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

四

## 目錄

|               |           |     |
|---------------|-----------|-----|
| 中西人文教育談·····  | 胡先驕譯····· | 一   |
| 白璧德之人文主義····· | 吳宓譯·····  | 一九  |
| 論民治與領袖·····   | 吳宓譯·····  | 五三  |
| 釋人文主義·····    | 徐震堉譯····· | 八五  |
| 論歐亞兩洲文化·····  | 吳宓譯·····  | 一一一 |

## 中西人文教育談

按白璧德先生 Irving Babbington 爲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而今日美國文學批評家之山斗也。與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齊名。其學精深博。大成一家言。西洋古今各國文學而外。兼通政治哲學。國事。凡各國人所著書。涉及吾國者。亦莫不寓目。其講學立說之大旨。略以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爲人之道。於是衆性趨於功利。一途而又流於感情作用。中於龍辯之說。羣情激揚。人各自是。社會之中是非善惡之觀念將絕。而各國各族則常以互相殘殺爲事。科學發達。不能增益生人內心之真福。反成爲桎梏刀劍。此其受病之根。由於羣衆昧於爲人之道。蓋物質與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至極精確。故科學之盛如此。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事。則理智不講。道德全失。私欲橫流。將成率獸食人之局。蓋人事自有其律。今當研究人事之律以治人事。然亦當力求精確。如彼科學家之於物質。然如

何而可以精確乎。曰：絕去感情之浮說，虛詞之詭辯，而本經驗、重事實，以察人事而定爲人之道。不必復古而當求真正之教，不必謹守成說，恪遵前例，但當問吾說之是否合於經驗及事實，不必強立宗教以爲統一歸納之術，但當使凡人皆知爲人之正道，仍可作個人主義，但當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無疵。此所謂對症施藥，因勢利導之也。今將由何處而可得此爲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衆說，並覽今古然後折衷而歸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於爲人之正道，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且此數賢者皆本經驗、重事實，其說至精、極平正而通達，今宜取之而加以變化施之於今日，用作生人之模範。人皆知所以爲人，則物質之弊消，龍辯之事絕，宗教道德之名義雖亡而功用長在。形式雖破而精神猶存。此即所謂最精確最詳瞭最新穎之人文主義也。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爲人之道，與純教物質之律者相對而言。白璧德先生之說既不拘囿於一國一時，尤不濫藉古人歸附宗教，而以理智爲本，重事實，明經驗，此其所以可貴。故有心人間先生之說者，莫不心悅而誠服也。白璧德先生所著書有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 及 *The New Idealism* (1910) 及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1912) 及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1915) 原書具在，讀者可取而觀之也。本書原名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登載中國留美學生日報第十七卷第二期。民國十年十

去年九月，美國東部之中國學生年會曾請白璧德先生蒞會演說，此篇即係當時演說之大旨，以

論特爲吾國人而發，故首先由胡君先翻譯出，以介紹於國人。吳宓附識。

吾所見之中國人，多謂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爲一文藝復興，而與古昔完全脫離。今日中國文藝復興之運動，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壓迫爲動機，故就其已發展者而言，亦僅就西方文化而發展，與東方固有之文化無預也。予今茲著論之先，予宜聲明：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學教授之功課，即係細究歐洲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之往蹟，及其與中世脫離之情形，並按跡此後思潮之趨向，迄於今日，予尤注意於十八世紀中第二次個人主義之發動，此種自十六世紀以來之西方運動，其性質爲極端之擴張。首先擴張人類之智識與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適與利用。此近代運動一方，則注重功利，以培植爲其先覺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組織與效率。

而崇信機械之功用。一方則注重感情之擴張。對人則尚博愛。對己則尚個性之表現。此感情擴張運動之先覺。則十八世紀之盧梭是也。

綜此二者而觀之。人類全體須日進於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與安適。同時以友愛之精神爲擴張感情之方法。以日進於親密。此兩運動合而論之。可稱爲人道主義。在此人道主義之人生哲學之中心。復有一進步之概念。蓋進步主義實吾西方主擴張者之一種宗教也。十九世紀之人。每以爲科學發明。且同情心擴張。人類將日進於丁尼孫所言之聖神光明之域。然實則向大戰場而行。結果乃漸有厭惡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發展。即爲對於前二百年來所謂進步思想之性質。漸有懷疑之傾向。例如 Ruskin, P. Langbein, H. C. Brown 等。一九二〇年出版。有人欲問。吾西方之脫離古昔。是否曾將數種重要之元素亦隨之而棄去。是否如德人所云。於傾棄浴水時。將盆中之小兒亦隨之棄擲也。以有此種棄舍之故。今日之所爭。乃非進步與反動之爭。而爲文明與野蠻之爭矣。最近德國斯賓格勒氏 Oswald Spengler 著一書名爲

「西土沈淪論」。銷行數逾五萬部。盡人皆知。西方對於增加勢力。成效極大。但此勢力是否爲犧牲智慧而得者。則應研究者也。

今日在中國已開始之新舊之爭。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習見之故轍。相對抗者。一方爲迂腐陳舊之故習。一方爲努力於建設進步有組織有能力之中國之青年。但聞其中有主張完全拋棄中國古昔之經籍。而趨向歐西極端虛梭派之作者。如易卜生、斯特林堡、蕭伯納之流。吾固表同情於今日中國進步派之目的。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歐西之機械。庶免爲日本與列強所侵畧。中國或將有與歐洲同樣之工業革命。中國亦須脫去昔日盲從之故俗。及偽古學派形式主義之牽鎖。然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苟一察此偉大之舊文明。則立見其與歐西古代之舊文明。爲功利感情派。所遺棄者。每深契合焉。

歐西之舊文明。半爲宗教的。半爲人文的。此二者之首領。爲亞里士多德與耶穌基督。亦猶東方之有孔子與釋迦牟尼也。某作者在哲學雜誌 (Royal Philosophique) 中。曾謂聖亞規那 (St. Thomas Aquinas) 之學說。合亞里士多德與基督之說而成。而與生同時之朱熹。其所作之集註。實並取孔子與釋迦之說。故二人實可相提並論云。

今試問此東西諸偉大之舊文明。其中所含之智慧。究爲何物。苟或失此。則人類將自眞正文明。下墮於機械的野蠻。此物究爲何耶。文化問題之重要。未有甚於今日者。蓋以今日物質科學之發達。已使社會中發生古昔未見之事件。全世界已因之而得有物質與經濟之接觸。卽如歐戰之結果。使棉價漲至每磅美金四角。美國南部黑人。以工價增長之故。致有力購製絲綢之汗衫。因之東京生絲之市場亦大發達。昔日中國道家所夢想之御空而行。在今日已成爲實事。由紐約至北京。或由紐約至阿根廷首都。不久或比十九世紀初由紐約至波士頓。且較速而安適也。無線

電話等發明。全世界幾等於晤言之一室。試思若其所傳說者。盡爲仇恨猜疑之言。若人類以種種機械。聯爲一大團體。而同時精神上。乃有相離而背馳之趨向。其結果將何如乎。

今試精確論究吾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卽文化與野蠻之對戰。由普通之文化。進而論中國之文化焉。古之人常多自詡其本國爲文明。而斥他國之人及其習俗爲野蠻。此數見不鮮者也。約翰生論希臘人。至德謨森尼 (Demosthenes) 乃云。彼在一羣類同野蠻之蠻人之前演說。又云。據我之見。外國人皆蠢奴也。中國古昔之人。此癖尤著。彼以爲中國爲文明世界。爲普天之下。其外皆邊徼之蠻夷。佛教固係自外傳入者。韓愈之諫佛骨表。亦謂佛爲夷狄也。

吾亦未嘗不贊成中國古人之自尊其文化。至於此極也。但其弊在不承認他國文化之成績耳。茲請略述吾所見中國文化較優於他國文化之處。首要者。卽中國古今官吏雖腐敗。然中國立國之根基。乃在道德也。法國最有卓見之批評家尤柏爾

(Touber) 之論中國人曰：「世謂中國種種情形不善。其然豈其然乎？中國人屢被外族征服。然一國之文化與兵戰之勝敗何關？其立國之久長，豈非其法律優美之明徵乎？正猶哲學學說之能應用而明晰者，則稱為良學說也。今日各民族有能具如中國之古之法律，而其法律最少變易，為大眾所尊重愛護研究乎？」中國向來重視道德觀念，固矣。而此道德觀念又適合於人文主義者也。其道德觀念，非如今日歐洲之為自然主義的，亦非如古今印度之為宗教的，中國人所重視者，為人生、斯世、人與人間之道德關係。故康熙帝之聖諭廣訓，自人文主義論之，頗有足稱者。然其言及佛教與耶教，則皆惟存輕蔑而已。

但今日中國之功利感情運動，亦以文化與道德相標榜，惟其所謂文化道德者，亦正如吾西人今日之不惜舉其固有之宗教及人文的道德觀念而全拋棄之。吾苦無暇引證吾說，或因之視吾為武斷。然吾深信今日西方之運動實無道德之觀念，但假道德之名耳。今試論進步之一義，常人莫不喜言進步之說。孔子之謂顏淵曰：

「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進步也。但功利主義者乃誤混道德與物質之進步為一物焉。

英國批評家繆萊 John Middleton Murry 著「智識階級一分子之進化」 Evolution of an Intellectual 一書有言曰：「讀近世史者不難認明此次大戰，並非人類可驚之奇變，而實為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之物質欲望愈益繁複，竊奪文化之名，積累而成之結果。世所謂文化者，其作用有如一增殖之機器，人類之欲望，以之而增加，欲望不達，時勉求所以達之，於是機械變詐百出，其手段亦日增殘酷。」（中略）今日之文化含繁複之物質發明外，別無他物質言之，即非文化僅為一種物質形態，冒有精神之名而備充者也。物質創造之方法極為新奇，使人在局中不暇深思回顧，具有一種狂熱，乃自詡其狂熱為道德，以偽亂真，致將道德與精神上重要之名詞均混淆，其意義（中略）道德之名辭已下降為物質之名辭矣。（中略）今日已無足用之精神制裁目下之問題，乃以何方法而得此制裁耳。」

以上皆繆萊君之言也。

狄思雷里 (Disraeli) 每謂英美之人。不知安適與文化之別。即此安適一字。已可爲繆萊君所謂名辭混淆之例。昔人有言曰。惟苦人可得福。蓋安樂必生於憂患也。今日美國人欲得其安樂。而不願經此層悲苦。此即所謂大悖逆之樂觀主義之顯例也。不特功利主義者爲是也。彼感情主義者。亦混淆名辭之意義。強調。僅事擴張感情。即足爲充分之道。德。十八世紀中葉。近代各種革命尚未發生之先。字典已先大變革。良知一字。即在此時。漸訓爲其今日之意義。昔以良知爲內心微細之聲響。今乃以良知爲在社會間大聲疾呼之事業。昔之良知爲戒己。今之良知則爲責人。此其大不同矣。

今欲治此名詞混淆與詭辯之弊。其法不宜專引古昔之舊說爲根據。彼既以近世自號。吾人即宜以其道還治其身。而用近世批評的精神。以與之周旋。繆萊君以爲世竟誤以物質進步爲精神進步者。由於變更普通名辭意義之故。迴思西方首提

倡批評精神之大哲蘇格拉底。其治當時詭辯家。與若輩胡亂拋棄古昔之行事。所用之法。即爲將所有之普通名詞。悉加以精確之界說。又迴思孔子之言。其門人間以治國之道。孔子乃以正名爲先務。今當效蘇格拉底與孔子之正名。而審察今日流行之各種學說。究與生人本性之實事。符合與否。驗之於古。而可知也。近人每自命爲實驗主義者。今當正告之曰。彼古來偉大之舊說。非他。蓋千百年實在之經驗之總匯也。故孔子之學說。不宜僅以其生後二千餘年之影響而判斷之。須知其學說實爲孔子生前數千年道德經驗之反影也。今請引已故法國大漢學家法國學院教授沙曉 (Ed. Chavannes) 之言曰。『孔子當西歷五百年前。即爲民族之先覺。取荒古之經籍。於其深奧之義理。加以精確聯貫之解釋。而昭示世人。又周游列國。大聲疾呼。力言其國古來逐漸積累而成之道德。切宜遵守無失。而時人之所以不能從之者。則以若輩艱於含棄其安適與利益之故。然若輩亦覺孔子之言有無上之尊嚴。其遠古祖先所求得之真理之精神。逃聞之下。亦不勝其感動於五中也。』

此沙晚氏之言也。按此語文則與句略異。歐亞兩洲文化一論中亦不載。以存其原。云吾人今試就此積無量之實在經驗而成之孔教之舊說以求解吾前此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即如何而能使人類之精神統一而非如今日機械之發明。僅使人類得物質之接觸。而精神仍渙散崩離也。孔子以爲凡人類所同具者。非如近日感情。派人道主義者所主張之感情擴張而爲人。能所以自制之禮。參閱 The History of Confucius此則與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義之哲人。其所見均相契合者也。若人誠欲爲人。則不能順其天性自由胡亂擴張。必於此天性加以制裁。使爲有節制之平均發展。但世人十之九皆如亞里士多德所云。寧喜無秩序之生活。不願清醒而寧靜。可見東西之人文主義者。皆主以少數賢哲維持世道。而不倚賴羣衆。取下愚之平均點爲標準也。凡願爲人文主義之自制工夫者。則成爲孔子所謂君子。與亞里士多德所謂甚沈毅之人。予嘗佩孔子見解之完善。蓋孔子並不指摘同情心爲不當。孔子謂性心之中即不過應加以選擇限制耳。中國古代亦已有如西方今

日之抱博愛主義者。孟子所攻墨子之徒愛無差等。孟子之言亦可用於今日。以正西方託爾斯泰之徒抱感情主義者之非也。

夫彼君子之造福於世界也。不在如今人所云之爲社會服務。而在其以身作則。爲全世之模範。柏拉圖之釋公理也。謂之爲各治其事。至今日扶助貧民等事盛行。則幾將使人人皆越俎代庖。來治他人之事矣。今日彼芸人之田者。乃受尊崇。此爲昔之所未見。故或謂今日爲互相干涉之時代也。昔孔子稱舜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蓋欲效柏拉圖之所云。各治其事。舜亦自治己之事。即爲他人之模範而已。

上所言之人文主義。中國古時以一種教育系統維持之。此種教育。其後乃墮入爲古學派之形式主義。而自初即有重大之缺點。凡此固無庸諱。言然爲今之計。宜注意。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故昔日科舉制度。雖甚不完備。然其用意固多可取者。蓋於彼千萬應試者。欲服官而治國者。必以人文的學問爲標準。而加以嚴格之選擇。其選擇之法。則一本平民主義。此種連合貴族平民之選擇精神。實爲歐西

所未有。歐西之民治運動。大都以犧牲標準而成功。然吾意荷無曾受嚴格人文訓練之首領。則民治試驗將難有成也。中國古昔教育制度。過重記憶。斥之者宜矣。即就此事而論。自盧梭著愛米兒一書。力攻記憶之後。今日西方教育。乃趨於他極端。吾人已忘却所謂選擇記憶之功用。此種記憶。在真正之人文訓練中。實至重要。吾人記誦佳詩格言。當時或不覺其奧理。然日後之經驗。每能爲之印證。兒童教育既以幼年陶冶爲重要。則今世流行之兒童叢書。如 *The Tale of the Topsy Turveys* 與 *南瓜彼得之汗漫遊* 等書。其影響於兒童之身心者爲如何。亦可知矣。吾雖知中國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國之人。於舊日之教育。儘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縟節。孔教教育中。尋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當刪去不講。即經籍亦有宜改易之處。如禮記中所載之禮文。多有與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無關。無異於孔子之不徹簞食也。又中國之人。並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學與機械等。以補中國之所缺。願吾人以爲。雖其末節。宜如此改革。然中國舊學中根本之正義。則務宜保存。而勿失也。蓋其所以可貴者。以能見得文化。非賴羣衆所可維持。又不能倚虛棧之所謂公意。及所謂全體之平均點。而必託命於少數超羣之領袖。此等人篤信天命。而能克己。憑修養之功。成爲偉大之人格。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文主義者。則因其能認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孔教雖可敬愛。然究不得謂爲宗教。則今中國之新教育中。應否另有如何之宗教分子。亦宜研究。此問題過大。非忽忽所能畢論。故惟吾欲有言者。即吾少時。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與梵文時。吾每覺本來之佛教。比之中國通行之大乘佛教。實較合於近日精確批評之精神。中國學生亟宜學習巴利文。今留美學生中。已有二三個人。以求知中國佛教之往史。且可望發明佛教中。尙有何精義。可爲今日社會之綱維。就其實在影響於人生行事者論之。佛教之正宗與基督教。若合符節焉。

總之中國之人。爲文藝復興運動。決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從今日歐西流行之說。而提倡偽道德。若信功利主義過深。則中國所得於西方者。止不過打字機電話汽

車等機器。或且因新式機器之精美。中國人亦以此眼光觀察西方之文學。而膜拜盧梭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進步之虛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進而研究西洋。自希臘以來真正之文化。則見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謀而有合。可總稱爲達古以來所積累之智慧也。今中國留美學生。潛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淵源者。不過五六人。實可慨傷。至少須有百人爲此也。在中國國內各大學。均宜有學者。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員。講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等。如此。則東西學問家。可以聯爲一體。十九世紀之大可悲者。卽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國際主義。科學固可謂爲國際的。然誤用於國勢之擴張。近之人道主義。博愛主義。亦終爲夢幻。然則何若告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國際主義乎。初不必假宗教之尊嚴。但求以中和禮讓之道。聯世界爲一體。吾所希望者。此運動若能發軔於西方。則在中國必將有一新孔教之運動。擺脫昔日一切學究虛文之積習。而爲精神之建設。要之今日人文主義。與功利及感情主義。正

將決最後之勝負。中國及歐西之教育界。固同一休戚也。





